

蛤蟆住在山上的一个湖边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这天来了位不速之客，是一只老虎。他先见到的是蛤蟆妈妈，就说他饿了，要吃掉她。她央求他放过她，说他们蛤蟆那么小，还不够他塞牙缝的。老虎说她运气不好，刚好碰上他这会儿饿着肚子。小蛤蟆见老虎要吃妈妈，奋不顾身冲到老虎面前说：“阿妈老了，皮糙骨硬肉少不好吃，要吃你就吃我吧。”

大口气的小蛤蟆让老虎觉得可笑，“我就给你个面子，就吃你”。小蛤蟆说：“且慢，吃我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呢？比本事，看谁的本事大。或者咱们干脆就比谁跑得快。我赢了你，就放过我们一家。你赢了，任凭你吃掉我。”

小蛤蟆用故事里的方法抓住老虎的尾巴，最终战胜了老虎。当着老虎的面吐出了嘴里的虎毛，恶狠狠地说：“给你脸你不要脸，告诉你吧，我是专门吃老虎的神蛤蟆。我今天没吃你，是因为初次见面，给你留点面子。下次见到你，我绝不会客气。”老虎被震慑住了，发誓再也不来这片湖区骚扰。“你再见到我，就不要客气，把我吃掉。”“滚，能滚多远滚多远。”小蛤蟆开恩，大老虎落荒而逃。老虎途中遇上了狐狸，狐狸问他为什么如此狼狈。老虎讲了遇上神蛤蟆的种种。狐狸笑老虎大王受骗了，为了讨好森林之王，狐狸提出带老虎一道去找蛤蟆当面揭穿他。

刚刚受过骗的老虎不想再次受骗，提出把自己的尾巴和狐狸的尾巴拴在一起。他不许狐狸在骗过他之后逃之夭夭。这种事情在平时借给狐狸一个熊胆子他也不敢。但是今天要面对的只是小小的蛤蟆。狐狸没什么可怕的，主动将自己的尾巴和老虎的尾巴打成同一个结。

小蛤蟆远远地看到老虎与狐狸连着尾巴并肩过来，马上明白了狐狸想拍老虎的马屁，带老虎来揭穿他的谎言。他的心里马上有了对策。

“狐狸小子，你上次说要给我送食物，果然说话算话。这回我要奖励你，留一条老虎的后腿给你吃。你把老虎给我按住！”老虎拔腿就跑。狐狸被拖在虎尾的后面，跌跌撞撞连滚带爬遍体鳞伤。“老虎大王，你受骗了，你被他骗了，快停下啊，我痛死了！”“活该，你痛好了。被他骗了？我看来是被你骗了吧。”

恐惧加上怒火中烧再加上下山陡峭的坡度，老虎慌不择路，已经失去了对速度的控制，一个失足，让他滚下了山崖。狐狸老虎双双毙命。

“咱河南——千里依——麦也麦浪黄啊……”一个背着桑秧的大人一边走，一边唱。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远远地跟在他身后，他怎么也听不明白，千里不就是千里吗？依啥里依，那个随着东南风绸子一样抖个没完的“依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无意间，这孩子抬起那只闲着的手打个眼罩四下里看，看着看着，心里有些明白

了：那个拖得长长的“依”字儿啊，可能就是说这高高低低的土地，这些岗坡啊，平原啊，起伏伏伏到处都是麦地。这些麦地一会儿拱起来，一会儿趴下去，风一来，刮起一波一波的麦浪，谁家的床单儿也没有这么大，大得只能这么着“依”它几百个拐弯子。

那孩子马蜂细腰瘦胳膊细腿的，活脱脱是一根刚窝过脖儿的黄豆芽子。头上戴顶大草帽儿，手里提着一个瓦罐，瓦罐里满满地装着一罐茶，不是竹叶茶，就是柳叶茶，再不就是蒲公英茶。也有头一年薅回来的茶萌，蒸蒸晒晒包在莲叶里，挂在房檐下，吸了一冬一春的雨雪味儿，这时候被老奶奶拿下来，酽酽地熬成一锅，放凉了装一罐子，让小孙子送去给地里割麦的人喝。满满一罐茶水，就这么跟着那小孩子的脚步往前移动，跟随着那个背桑秧的庄稼汉往前移动，被野风吹着，太阳晒着，被那人即兴唱出的小调牵引着，洒过一眼望不到边的麦浪，一步一步往前移动。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广口双鼻儿灰瓦罐，用麻绳系着。这种瓦罐也没什么稀罕的，没上釉子，通身一色，泥巴捏捏，放火上随便一烧就是了，几毛钱一个。这会儿瓦罐里装满了水，装满水的瓦罐可就金贵了，对于焦渴难耐的割麦人，它就是上天假人之手创造出来的最可口的浆果。凉津津，甜丝丝，抱起来咕嘟咕嘟狂饮一阵，那真是世上再惬意不过的事了。喝够了，用手拍拍凸

每一个家庭都有独一无二的教育故事，每一份付出都值得被看见，每一次成长都应该被铭记。

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，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社会，温暖和谐的家有利于孩子的人格发展与性格培养。桃乐丝·诺蒂写的这段话非常有道理：指责中长大的孩子，将来容易怨天尤人；恐惧中长大的孩子，将来容易畏首畏尾；嫉妒中长大的孩子，将来容易钩心斗角；鼓励中长大的孩子，将来必能充满自信；赞美中长大的孩子，将来必能心存感恩；分享中长大的孩子，将来必能慷慨大方……

2024年9月，女儿升入初三。作为毕业班学生的家长，特别是妈妈，回顾这大半年以来陪伴女儿、看着她成长的经历，颇有感触。分享若干，希望能给其他家长一点经验。

平等地沟通、尊重与理解，

雨雾中见到友人，受邀去她家喝茶，转眼窗外的云层中太阳却悄悄露出一线光。

友人说中餐安排在坎门。说到坎门，我立刻想起之前她带我去的东沙渔村：古村海边依山而筑的石屋群静谧安逸，清代古屋的中式木窗旧得发白，人家屋外的花盆里种满长春花、百日红、锦带花和草牡丹。那家店叫“这班海”，友人解释说“这班海”的意思就是“这趟出海的渔获”。闽南语中表示次数的量词正是类似“班”的发音，这个店名让我有点想家。玉环的海鲜从未让我失望。清蒸的梅童鱼和水潺拼成一盘，水潺细心地去了头，斜斜切成三段，夹起一整条细嫩如豆腐的水潺十分考验用筷子的功夫，这样一来就不必严阵以待了。蒸鱼皮馄饨和皮皮虾味道鲜美，没有任何花巧的原味，靠的就是食材的新鲜。碧绿的炒蚕豆，点睛之笔是一小把韭菜。友人总不忘给我点上一道虚草煎蛋酒，虚草的学名叫佛光草，这道菜我只在玉环吃过，菜里加了红糖和黄酒，既滋补又省去了甜点。店主叶先生告诉我，那笼黄灿灿的点心是薯粉圆。在我看来那就是小型的包子，只是多了个俏皮的尖角。外皮的番薯粉柔韧，内馅包着香菇、猪肉、豆腐干丁。想起上海便利店和早餐摊子上只包着一团肉的包子，简直为自己不值。

蒙蒙细雨落下时来到“榴岛香衣”金耳养殖基地。金耳因颜色金黄，又称黄木耳。园主李先生随手捧出一个菌包，金耳的色彩都是明亮的橙黄，他说自己种的金耳无论是干物质含量还是色泽都是拿得出手的。我以为只是看个农业基地，没想到这里也是大花园。李先生说他近年来喜欢种芳香的植物，果然园子的入口处就有黄金香柳、含笑和瑞香，让他们摘下一小枝黄金香柳用手揉搓，指间顿时泛起怡人的香气。逛花园时，又见到结香、茉莉、桅子、金银花、木香、蜡梅、梅花、桂花、清香木、迷迭香、米兰、法国香水茉莉等香花。榴岛是玉环的古称，而“香衣”真是所言非虚。正是木香开放的暮春，园子里一棵湿淋淋的木香，让我想起汪曾祺笔下的木香：“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，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满的花骨朵，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。我们走不了，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。四十年后，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，写了一首诗：莲花池外少行人，野店苔痕一寸深。浊酒一杯天过午，木香花湿雨沉沉。”

我们并未喝酒，只是在花园里的凉亭内吃金耳羹，喝洛神花茶。亭子是李先生自己设计的，他亲手画了草图，请了一个会造亭子的老木匠，到木材市场找了旧房拆下的木柱来搭建。为了保持木材风化皮层的沧桑感，特意不刷油漆，只在地板上涂了一层木蜡油。他说网上出售的造亭子的材料过于精致，与原生态的园子不相合，不甚结实的木材也经受不了海岛的大风。闲谈间雨势渐大，但我们并不想移到室内。园内花草的芳香在湿润的雨气里让人沉醉。四周天地静美，我们

有的是时间。雨大到溅起水花，便将亭子四周的卷帘放下略微遮挡，享受阵阵凉风。那天我们聊的话题几乎都是花草。我暗自思忖：有多久没在露天看雨了？人的一生，坐在凉亭里看花又会有几次？生命中不是没有快乐，而是快乐太短暂，于是回想起来总是不够真实。也许正是因为不长久，更显得弥足珍贵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40多年过去，信纸泛黄，但那些力透纸背的字迹依然清晰如初，闪耀出智慧的光芒。先生用“23个字”为我推开漫画艺术的大门，指明了方向，令我终生受益。

作家木心好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夏春锦

我和女儿的相处之道。其实，之前我们也没有做到和平沟通，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争吵与不和谐的情况。后来我学会了换位思考，孩子在青春时期，学业压力大，作为家长，我们要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关爱，摸索着去寻找一种平衡的沟通方式，给孩子充分的尊重与信任，让他们愿意跟我们开口沟通。

进入初三以后，我明显感觉到孩子身上纷至沓来的压力，同时也明显感受到她积极拼搏的劲头。她不再有闲情看课外书、触摸她喜爱的毛绒公仔、陪我们聊天嬉笑，房间熄灯的时间也越来越晚。每每此时，我都默默心疼孩子，我们能做的是保证好后勤服务，尽力帮助孩子减压，比如敲门并轻声问候：孩子，你饿

华君武的一封回信

郑辛遥

今年是华君武先生诞辰110周年，我不禁想起与先生初识的往事。1983年初，我在上海电报局办公室工作，业余时间喜爱漫画。当时《艺术世界》杂志编辑唐忠良约我写一篇关于幽默漫画的文章，我便斗胆评析了华老的经典作品《决心》（表现戒烟的连环漫画）。文章发表后，我怀着忐忑心情将杂志连同一封信寄给华老，未承想两周后就收到先生的亲笔回信。

展开信笺，那句“所谓纯幽默漫画，恐怕也还是表现一种哲学观点或思想”如醍醐灌顶。当时我正处在漫画创作的迷茫期，虽偏爱幽默题材，却总停留在肤浅的搞笑层面。先生的话让我明白：真正的幽默需要思想支撑。从此我欣赏研读中外漫画时，总会揣摩画面背后的哲学意味；创作时也不再满足于逗人一笑，而是尝试用幽默反映生活中的哲理。

1992年，新民晚报副刊部副主任严建平约我开设漫画专栏时，我决定以“生活哲理”为核心题材。这个诞生于华老思想火花的《智慧快餐》专栏，以“一画一图、一图一理”的形式竟持续了33年，至今已创作1600余幅作品。“智慧快餐”漫画系列先后获得第八届全国大展优秀作品奖、第三届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，还多次获上海新闻漫画一等奖。每当说起获奖感言，我总会想起先生那封改变我艺术轨迹的信。

说来也有缘，1992年华君武先生、丁聪先生，分别担任新民晚报主办的《漫画世界》正副主编，每年邀请来沪举行编委会，此时我已有幸成为该刊的执行编辑，使我与漫画前辈有近距离的接触，当面对听漫画大家的教诲，更是如鱼得水，对漫画艺术有进一步的感悟。

40多年过去，信纸泛黄，但那些力透纸背的字迹依然清晰如初，闪耀出智慧的光芒。先生用“23个字”为我推开漫画艺术的大门，指明了方向，令我终生受益。

以兵法喻写作

夏春锦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

夏春锦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

夏春锦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烟火之上的魔都恋情

胡继红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

江山无限（中国画）邵志翔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以兵法喻写作，多次说过，创作如带兵打仗，谋篇布局宛如排兵布阵。“予嗜战，癖溺韬略，乃以兵法入文学。”他注重写作技法不是为了炫技，借此难倒读者，而是希望读者胜，“彼胜，我功成。彼不胜，我术策有误也”。当然，还有一层是木心没有明言的，即设置一定的门槛，让一部分读者进，一部分读者退的心思还是有的。这也正是木心的狡黠处。

笔尖跃动青春，愿所有挑灯夜战的坚持，终会化作你的笑颜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家有考生 责编：郭影